

三國志 魏

冊七

魏志卷十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太祖曰爲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鄴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

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爲索干之都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彊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

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魏略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

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

以呼

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

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

魏略曰彰至謂臨留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

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

文帝卽王位彰與諸侯就國

魏略曰太

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劾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

時以鄴陵堵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爲中牟王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

遇中牟不敢不速

詔曰先王之道庸勲親親並建母弟開國

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黃初二年進爵

爲公三年立爲任城王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諡曰

威

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卽得見彰忿怒暴薨

至葬賜鑾輅龍

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

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

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

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正元景

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

楷泰始初爲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

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

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

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

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陰澹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遊今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

之廣開今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今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今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

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
悲鳴天雲垣其旣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
內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
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
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暉光永貴尊而性簡易不
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云云太祖深異之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
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
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
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
矣可不勉與植旣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
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
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
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
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
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魏武故事

載令曰始出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蓄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罪誅脩植。益內不自安。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為捷。愛幸來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今。數二十年矣。然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今。數二十年矣。鷹揚於河朔。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漢南。孔璋謂掘靈蛇之大珠。魏家下高視於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不以該之。飛翰絕迹。一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為狗。賦也。前為書。凋之。司馬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聽。述于今。稱無之。吾亦不敢妄譏。彈其長後之。嗤余也。世人不著。述于今。稱無之。吾亦不敢妄譏。彈其長後之。嗤余者。應時改定。昔人辭敬。不禮。嘗作敬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敬。不禮。嘗作敬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

數之佳麗以爲自得之談昔尼父之知定吾文者通邪至常
制之見也蓋有徒不能錯乃一字以過此而淑媛有病者
未利之文章可以掩利於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伯
詆阿文乃章摘撫利於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伯
於稷下若田氏今服之仲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
各有所好尚蘭蓀蕙之芳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
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
街談巷說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雅一通相與夫
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猶揚壯夫不爲也
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
吾雖薄德位爲藩侯功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
永世之業流金石之果吾道不行亦將探史官之實錄
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
乎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迎書不盡
懷脩答曰不侍數日若命蔚矣其文豈獨愛顧之隆使
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若蔚矣其文豈獨愛顧之隆使
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
之顯青豫應生之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
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有聖善之教遠近觀
惟君侯少長貴盛體旦發之質覽有聖善之教遠近觀

傳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
 其誰能至聽者傾首又嘗親見非執事體通性達受之自然
 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而辭
 日暑賦無所踰焉然不猥受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
 想執事彌日知其不然猥受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
 能損益呂卓犖南字直千金然而第子鉗口市人拱
 手者聖賢孔公風雅無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
 著一流不悔其少作若此別耳周旦之徒則皆有慙乎
 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
 也若乃不志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
 書名竹帛此自矜量素所蓄也豈敢忘惠文相妨害哉
 輒受所惠竊備矇眊歌誦而已敢忘惠文相妨害哉
 季緒瑣瑣何足連綴脩其相往來亦不此甚數植後以驕
 縱見疏瑣瑣何足連綴脩其相往來亦不此甚數植後以驕
 四年秋公以脩故連綴脩其相往來亦不此甚數植後以驕
 脩臨死謂故人以脩前綴脩其相往來亦不此甚數植後以驕
 曹植也脩死後百餘日而太子薨太子常服之及卽尊位
 初脩以所得王髦劍奉太子太祖母服之及卽尊位
 在洛陽從容出宮追思脩之過薄也撫其劍駐車顧
 左右曰此楊德祖昔所說王髦劍也撫其劍駐車顧
 見之賜髦穀帛摯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
 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臣松之案呂氏春秋

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莫能與居其入自若而
居海上海上者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之而不見皇覽文
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魯連公子有見皇覽文
多故不載世語曰脩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爲
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吳質皆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
車載廢簾內朝歌長吳質與謀脩以白太子未及推以
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簾受絹車內以
惑之脩必復重白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簾受絹車內以
子從之脩果白而無所入太祖每當就植處事有賈逵王
凌並爲主簿而爲植所友太祖每當就植處事有賈逵王
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勅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
出答己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
各出鄴城一門密勅門不得出觀其所爲太子命可至
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所受王命可
斬守者植從之故修遂初以交構賜死脩子嗣子任
皆知名於晉世躡泰始初爲典軍將軍受心膂之任
早卒王綱始丘惠帝末爲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
準見王綱不始振遂縱酒不爲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
爲軍謀祭王知準不治猶以其爲名士惜而不責召以
以示懷賢尚德後之舉事未施與裴頠樂廣善遣往國
髦字士彥並爲後出之俊準與裴頠樂廣善遣往國
之願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
少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高韻有神檢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
然髦尤精出準數曰我二兒之神檢不逮廣言爲得傳
也評者以爲嶠雖有高韻而神檢不逮廣言爲得傳

暢云嶠似準而疎嶠弟俊字惠彥最

二十四年曹仁

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

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命故王怒而醉

文帝卽王位

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魏略曰宿與太字正禮沛郡人

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常喟然

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楊適還河內太祖得

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沖爲司隸校尉前後數

來過諸將飲酒笑天子不能止醉爛腸死太祖以愛女妻之以

開導常德之聞儀爲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

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觀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

愛女未必悅也論議嘉其才朗曰波子掾好太士從之尋

辟儀爲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波子掾好太士從之尋

恨不兩目盲尚公主而與女臨蓄侯親善數稱兒誤我時儀亦

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儀罪

轉儀爲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

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廙少有事

收付獄殺之廙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廙少有事

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爲黃門侍郎廙嘗

從容謂太祖曰臨蓄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

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
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死實天
之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
太祖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
嗣何如廩曰此國家之所與及所以興衰天下之
非愚劣如瑣賤者所不敢與及所以興衰天下之
莫若於父何蓋由君相不論明闇父事一物相賢愚而能常知
其臣子者何蓋由君相不論明闇父事一物相賢愚而能常知
夕況明公加之謂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
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
垂之於萬世者也廩不避斧鉞
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
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魏書載詔曰植朕之
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况植其年改封鄆城
乎骨肉之親捨而不誅其改封植
侯三年立為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
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
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
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

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
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
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惠
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
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
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
分黃耆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
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
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
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
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再聰武
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旣化率
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

有海濱方周干魯車服有輝旗章有敘濟濟雋乂我
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
藩作屏先軌是墜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
削我絀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
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
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榮
榮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
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
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
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廷匪
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
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
立豪鰲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

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
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明
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
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
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饑不遑
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
藹揚鑣灑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
隈遵彼河澣黃阪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駢驂倦
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驚指日遄
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
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
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醒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魏略

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
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

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爲自殺也
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鉞鎖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
喜及見太后爲不樂詔乃聽復王服魏氏春秋曰是時
泣涕太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魏氏履植伏地
待遇諸國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敘懷友于之痛植
及白馬王彪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欲逝
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欲逝
將歸舊疆清晨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欲逝
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回顧戀城闕引
領情內傷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塗闕引
潦浩從黃玄田絕無軌改轍登高岡鬱紆將何念我
馬玄以黃玄田絕無軌改轍登高岡鬱紆將何念我
愛在離居本圖相與進中更反親疎欲絕無蹊蹊
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反親疎欲絕無蹊蹊
蟬鳴止我側踟躕野何蕭條白相思忽無極秋風發
草不遑食歸鳥赴高林翻翩厲羽翼感物傷我懷撫
心長歎息歎息鳥赴高林翻翩厲羽翼感物傷我懷撫
往形不歸孤魂何處一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勿復過
沒身自衰入生處一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勿復過
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世忽若朝露晞年者在桑榆間
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神
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勤倉卒骨肉情能
不懷苦辛苦辛何同衾幃然後展勤倉卒骨肉情能
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
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涕卽長塗援

筆從此辭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